

海國志

柳宗元等著



柳宗元等著

論秦始皇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秦始皇

柳宗元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43,000

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2版 1974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统一书号：11171·72 定价：0.16元

出版说明

秦始皇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尊崇法家学说，反对孔孟之道，厚今薄古，坚持革新，目的在于防止已经崩溃的奴隶制复辟，维护和巩固当时新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制，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统一的进步作用。可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现将柳宗元等论述秦始皇的历史作用的四篇文章，辑录在一起，并加以注释和语译，供读者参考。

这四篇文章除《封建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顾易生同志注释的外，其它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同志注释和语译的。

目 录

封建论	柳宗元(一)
语译	(二〇)
秦始皇	王夫之(二九)
语译	(三六)
秦政记	章炳麟(三九)
语译	(五〇)
秦献记	章炳麟(五五)
语译	(六八)

封 建 论

柳宗元

【说明】柳宗元，字子厚（公元七七三年至八一九年），唐代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著有《柳河东集》。

《封建论》是柳宗元杰出的政治论文之一。文中所说的“封建”，是指春秋以前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这种制度，使中国陷于分裂，它之被郡县制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郡县制就是分全国为若干郡、县，由朝廷派官吏管理，政令统一于中央。秦始皇根据法家学说，继承商鞅的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结果“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打击了儒家复古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汉以来，一直存在着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柳宗元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利益，站在法家的立场，反对唐代藩镇的割据和特权。《封建论》肯定法家的进步性和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历史作用，阐明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优越性，指出历史不能倒退，国家必须统一，猛烈抨击了当时复辟分封制的反动复古思潮。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总结秦、汉以来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论，总的清算儒家主张分封制的复古思潮，表现了作者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反潮流精神。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在文中还不可能对国家的起源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古代统治阶级的产生是由于「智明德大」、受人民拥护，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作者强调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趋势，历史不能倒退，旧制度不能复辟的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封建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天地果无初〔一〕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二〕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三〕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四〕？由封建〔五〕而明之也。彼〔六〕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七〕。盖〔八〕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十〕。

〔一〕初：原始阶段。

〔二〕生人：人类。

〔三〕孰：哪—个。

〔四〕孰：怎么。这句说：怎么样知道呢？

〔五〕这里讲的「封建」，是指「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

〔六〕彼：那个。

〔七〕更：经历。圣王：所谓贤明的帝王。尧、舜、禹、汤、文、武，指唐尧、虞舜、夏

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去之：革除它。

〔八〕盖：大概。

〔九〕不初：没有原始阶段。

〔一〇〕这句说：实行分封制度，不是由于「圣人」的个人意志。

彼〔一〕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二〕，鹿豕狉狉〔三〕，人不能搏噬〔四〕，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五〕；荀卿〔六〕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七〕。夫〔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九〕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一〇〕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一一〕；由是君长刑政〔一二〕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一三〕。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一四〕，以安其属〔一五〕。于是有诸侯之列〔一六〕，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一七〕。于是有方伯、连帅〔一八〕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以安其人〔一九〕，然后天下会于一〔二〇〕。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二一〕，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二二〕。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一〕彼：他们，指人类。

〔二〕榛榛（真 zhēn）：野草树木杂乱丛生的样子。

〔三〕豕（史 shǐ）：猪。狉狉（披 pī）：兽类成群奔走的样子。

〔四〕搏：搏斗。噬（市 shì）：咬。

〔五〕莫克自奉自卫：不能够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莫克：不能够。奉：供给。

〔六〕荀卿，名况，战国时赵国人，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著有《荀子》一书。

〔七〕假：藉、凭借、利用。这句话取意于《荀子·劝学》篇，原文是：“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八〕夫（扶 fú）：语首助词，无义。

〔九〕就：从、去找。曲直：是非。

〔十〕所伏：服从于他的人。

〔十一〕痛之：给他痛苦受。之：人称代词。畏：惧怕。

〔十二〕君长：君主。刑政：刑法、政令。

〔十三〕兵：武力、军队。德：德行、威望。

〔十四〕就：接近、靠拢。听命：听从号令。

〔十五〕安其属：安定他的部属。

〔六〕诸侯：古代分封各国的君主。列：行列。

〔七〕封：封地、封国。

〔八〕方伯：一方诸侯的领袖。连帅：十国诸侯的领袖。

〔九〕人：老百姓。

〔三〕会于一：统一于天子一人。

〔三〕里胥（虚_胥）：古代的乡官。县大夫：县的长官。

〔三〕嗣：后代、继承人。奉之：拥护他做领袖。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二〕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三〕而瓜分之，设五等〔三〕，邦群后〔四〕，布履星罗〔五〕，四周于天下，转运而辐〔六〕集；合为朝觐会同〔七〕，离为守臣扞城〔八〕。然而降于夷王〔九〕，害礼伤尊〔二〕，下堂而迎觐者〔二〕。厉于宣王〔三〕，挟中兴复古〔三〕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四〕，卒不能定鲁侯之嗣〔五〕。陵夷迄于幽、厉〔二〕，王室东徙〔七〕，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二〕，射王中肩〔九〕者有之，伐凡伯、诛萇弘者有之〔二〕，天下乖戾〔三〕，无君君〔三〕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三〕！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三〕？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五〕，威分于陪臣之邦〔三〕，国殄于后封之秦〔三〕，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一」有周：即周。「有」是词头，无义。

「二」裂：分。土田：土地。

「三」五等：周代分封奴隶主贵族为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

「四」邦群后：分封诸侯。邦：封。后：君长。

「五」布履星罗：诸侯领土遍布各地，象星一样的罗列着。布：分布。履：践履，这里是
指诸侯足迹所到之处，即指诸侯的领土。

「六」辐：车轮从中心到轮圈上的直木条。

「七」朝覲（禁_止）会同：诸侯朝见天子，春天去叫朝，秋天去叫覲，随时去叫会，同时一
齐去叫同。

「八」守臣：守卫疆土的臣子，指诸侯。扞城：捍卫防守的意思。这句意思是说：诸侯是
卫护朝廷的臣子。

「九」降（臣jiāng）：下降。夷王：周夷王，名燮，公元前八六九年至前八五八年在位。

「一〇」礼：指西周的礼制。尊：尊严。

「一一」下堂而迎覲者：指夷王亲自下堂去迎接来朝见的诸侯（按奴隶社会的礼节，诸侯来
朝见时，天子在堂上接见）。

〔三〕历：经历。宣王：周宣王，名静，公元前八二七年至今七八二年在位。

〔三〕挟：倚仗。中兴：复兴。中：再次。复古：指周宣王恢复了周武王、周成王时代的状况。

〔四〕雄……之威：以……而称雄逞威。南征北伐：周宣王时曾大举攻伐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

〔五〕卒：最后。不能定鲁侯之嗣：公元前八一七年，鲁武公带着他的儿子括、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武公死后，鲁人却杀戏，另立括为国君。

〔六〕陵夷：逐渐衰落。迄：到。幽：周幽王宫涅，公元前七八一年即位，前七七一年被犬戎（当时周朝西方的一个部族）杀死在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下。厉：周厉王胡，公元前八五七年即位，前八四二年，因国人暴动，被迫逃亡到彘（今山西霍县），后死于该地。他们两人都是周朝暴虐荒淫的奴隶主头子。按，厉王在宣王之前，这里「厉」似应改为「平」，指周平王（公元前七七〇年至七二〇年在位），才和下句「东徙」事实相符合。

〔七〕徙（徙_レ）：迁移。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后，太子平王宜臼（臼_レ）即位，为了避免犬戎等部族的威胁和掠夺，第二年他就把京城由镐（镐_{ハコ}，今陕西西安西南）迁到洛邑

(今河南洛阳市)。

〔一八〕厥后：从此以后。问鼎：公元前六〇六年（周定王瑜元年），楚庄王借口去打陆浑之戎（当时居住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的一个部族），顺道在东周的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炫耀自己的威力。周定王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就问他周朝宗庙里陈列的鼎有多少重，表示有取周朝而代之之意。鼎：指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是夏、商、周三代传国之宝。

〔一九〕射王中肩：公元前七〇七年，周桓王林伐郑，郑庄公寤生出兵抵抗，射中周王的肩膀。

〔二〇〕伐凡伯：公元前七一六年，周桓王使卿士凡伯去访问鲁国，回朝时，在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地方被戎人绑架而去。伐：击而取之。诛萇弘：公元前四九三年（周敬王匄二七年），晋国大臣赵鞅不满周朝大夫萇弘支持他的政敌晋臣范吉射的活动，责问周朝，周王不得已杀萇弘。

〔二一〕乖戾：违背、反常。

〔二二〕君君：前一个君字作动词用。无君君之心：心中不把君主当作君主看待。

〔二三〕按：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指奴隶制度的分封制的开始崩溃。

〔二四〕末大不掉：即尾大不掉，比喻下级势力强大，不服从上级的指挥。掉：摇动。

咎（旧音）：过失。欷：感叹词。

〔二五〕判：分。十二：指春秋时代的十二个主要诸侯国家，即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七国：指战国时秦、楚、齐、韩、赵、魏、燕七个强国。

〔三六〕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的自称。陪臣之邦：指韩、魏、赵和齐国。韩、魏、赵三国的祖先原是晋国的大臣，公元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二三年）三家分晋，自立为诸侯。齐原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骄十六年）大臣田和代齐，自立为齐侯。周王朝不得不加以承认。

〔三七〕殄（殄tian）：绝灭。这句指公元前二四九年秦庄襄王子楚灭东周君事。秦国原是周的附庸，平王东迁时才封为诸侯，受封时间远在齐、鲁各国之后。所以称它是「后封之秦」。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一〕，废侯卫而为之守宰〔二〕，据天下之雄图〔三〕，都六合之上游〔四〕，摄制四海〔五〕，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由矣：亟〔六〕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七〕；负锄梃谪戍之徒〔八〕，圜视而合从〔九〕，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一〇〕而

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一〕都会：诸侯的都城。郡邑：郡县。秦朝的地方行政单位。

〔二〕侯卫：侯服和卫服。周朝把王畿（王朝直辖地）以外地区依远近分为九服，服是服事于天子的意思。「侯」「卫」是其中二服，这里泛指诸侯。守宰：郡守和县宰，这里泛指地方的长官。

〔三〕图：版图，引申指区域。雄图：指形势险要的地方。

〔四〕六合：天地上下和东、南、西、北四方，即指天下。上游：秦朝建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位于我国的西北方，地势居高临下，故称上游。

〔五〕摄制：控制。四海：全国。

〔六〕亟（qí）：多次。

〔七〕竭：穷尽。贿：财。

〔八〕负鋤挺谪（挺者ting zhe）成之徒：背着锄头木棍被罚去防守边境的人们（指秦二世元年七月，罚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的九百人，也就是指当时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等）。

〔九〕圜（还huán）视：互相顾看。圜：围绕。合从：合群、联合起来。

〔一〕守、令：郡、县的长官。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二〕，徇周之制〔三〕，剖海内而立宗子〔三〕，封功臣〔四〕。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五〕而不暇。困平城〔六〕，病流矢〔七〕，陵迟不救者三代〔八〕。后乃谋臣献画〔九〕，而离削自守〔十〕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一〕矫：纠正。枉：弯曲，引申指过失。

〔二〕上两句指汉朝部分地实行周朝的分封制度。徇：行、从。

〔三〕剖海内而立宗子：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分封自己的儿子、兄弟、侄儿等为王。

宗子：一般作『嫡长子』解，这里泛指同宗子弟。

〔四〕封功臣：这是指汉初分封异姓功臣韩信、英布、韩王信（韩国的贵族）等为王。

〔五〕奔命：闻命奔赴。扶伤：救治创伤。

〔六〕困平城：公元前二〇〇年（汉高祖七年），韩王信勾结匈奴攻汉，刘邦前往讨伐，

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被匈奴围困了七天。

〔七〕病流矢：公元前一九六年（汉高祖二年），淮南王英布反，刘邦前往镇压，为流

矢（飞箭）所中。

〔八〕陵迟：逐渐衰落。三代：指汉高祖以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汉朝在惠、文、景三代，不时有诸侯谋反，不接受朝廷的命令。

〔九〕谋臣献画：指晁（巢_{ㄉㄟㄤ}）错向景帝献策削减吴、楚七国封地；主父偃向武帝刘彻献策，使各诸侯王得以自己的封地分封子弟，以削弱、分散各侯国的势力。画：计策。

〔十〕离削自守：意思说诸侯王的封地割削后，他们才仅能自守，无力反叛。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一〕时起，虐害方域〔二〕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三〕，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四〕也。

〔一〕桀猾：凶恶狡猾的人；这里是指唐朝中叶的藩镇（地方军阀）。

〔二〕方域：地方，指州、县。

〔三〕兵：指地方藩镇拥有重兵。

〔四〕革：废除。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一〕，施化〔二〕易也。守宰者，苟其心〔三〕，思迁其秩〔四〕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一〕理：治理；这里是“政治”的意思。

〔二〕化：教化，即向人民灌输统治阶级的思想。